

END OF THE CHAPTER

高尔斯华绥文集

尾 声

第 二 部

开花的荒野

高尔斯华绥文集

尾 声

第二部

开花的荒野

李德真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John Galsworthy
End of the Chapter (II)
FLOWERING WILDERNESS

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. London

1932 年版本译出

高尔斯华绥文集

尾 声

第 二 部

开 花 的 荒 野

李葆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5 字数 217,000

1988 年 0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600 册

ISBN7-5327-0148-4/I·073

精装定价：5.45 元

第一章

一九三〇年，财政预算案公布后不久，人们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可能看到世界第八奇迹——三个类型完全不同的英国人，同时在注视伦敦一座雕像。他们分别来到那片空地西南角上没有树木的地方，彼此相隔不远地站在那里，春日薄暮的残阳正好照不到他们的眼睛。这三个人，一个是年约二十六岁的年轻女郎，一个是三十四岁的少壮后生，还有一个是五六十岁的老人。那位身段苗条绝无丝毫蠢相的女郎，正把微微抬起的头歪在一边，分开的双唇透着一丝微笑。那个年轻男人，穿着一件蓝外套，瘦腰上紧束着一根腰带，好象感觉到春风寒冷似的，那本来晒黑了的皮肤已经褪成了苍黄色；他嘴上流露出颇为轻蔑的神色，那双盯着雕像看的眼睛却透出了极端强烈的感情，这两者形成了奇异的对照。个儿极高、穿一身咖啡色西装脚登咖啡色麂皮鞋的年老男人，双手插在裤袋里闲行漫步，那张漂亮晒黑的长脸上，显示出一种精明的怀疑神气。

同时，高高屹立在树木丛中的福煦大元帅的骑马雕像却比任何人更为静寂。

年轻男人忽然开了腔。

“是他拯救了我们。”

这种有违礼节的发言，在另外两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。老头儿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扬，随即向前走去，好象要去细

看那匹马的双腿。年轻女郎却转过身来，对他直率地望了一眼，接着她的脸上显出了惊讶的表情。

“你不是威尔弗里德·德沙特么？”

年轻人鞠了一躬。

“那么，”年轻姑娘说，“我们见过面的。在芙蕾·孟特的婚礼上。如果你还记得，你是男宾相，还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。我那时才十六岁。你不记得我了吧——丁妮·谢雷尔，教名是伊丽莎白。他们是临时拉我去当女宾相的。”

年轻人的嘴上那种轻蔑神情消失了。

“你的头发我记得十分清楚。”

“没有人不是为了我的头发才记得我的。”

“不对！我记得心里想过，你是该给波蒂奇里作画像模特儿的人物。我看你现在还是。”

丁妮心里想：“首先叫我心动的就是这双眼睛。这双眼睛的确美。”

所说的这双眼睛已经又转过去看雕像。

“的确是他拯救了我们。”德沙特说。

“那时候你自然也在场的啰。”

“飞行，厌倦得要命。”

“你喜欢这座雕像么？”

“喜欢这匹马。”

“对，”丁妮低声说，“这的确是一匹马，而不只是有牙齿、鼻孔、弓背、神气活现的身腔。”

“整个作品真精巧，象福煦本人一样。”

丁妮皱起眉头来。

“我就喜欢它静立在林中的这种姿势。”

“迈克尔怎么样？我记得你是他表妹。”

“迈克尔很好。还在议院里；他有一个简直是丢不了的席位。”

“芙蕾叭？”

“繁荣昌盛。你知道她去年又生了个女儿么？”

“芙蕾？哦！那一共有两个啦，可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他们管这个叫凯瑟琳。”

“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就不曾回过国。咳！自从那次婚礼到今天，已经是好久了。”

“看来，”丁妮凝眸看着他那灰黄的面孔说，“你好象太阳晒得厉害。”

“没有太阳我就活不成。”

“迈克尔有次跟我说，你在东方国家呆过。”

“唔，我在那一带浪游过一个时期。”他的脸色仿佛更阴沉了，接着微微哆嗦了一下。“英国的春天冷得够呛！”

“你还在写诗吗？”

“哦！你知道我那个嗜好？”

“你的作品我全都拜读过。我最喜欢最后一本诗集。”

他咧开嘴笑了。“谢谢你正好搔到我的痒处，你知道，诗人都是喜欢这一套的。那个高个儿男人是谁？看上去好象有些面熟。”

本来走到雕像另一边去的高个子，这会儿正走了回来。

“不知什么缘故，”丁妮低声说，“我觉得他也跟那次婚礼有关系。”

高个儿男人走到他们跟前。

“马的后脚踝关节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”他说。

丁妮莞尔一笑。

“我常常很庆幸自己没有什么后踝关节。我们正在说是不是认识你。好几年前迈克尔·孟特举行婚礼时，你不是也在场的么？”

“我在呀。你是谁，小姐？”

“我们都在那儿见过面。我是他舅舅家的嫡亲表妹，丁妮·谢雷尔。德沙特先生是他的男宾相。”

高个儿男人点点头。

“哦！噢！我叫杰克·莫司肯，是他父亲的嫡亲表弟。”他转身对着德沙特。“看来你好像很景仰福煦。”

“对，我很景仰他。”

他脸上显出一股阴沉之气，丁妮看了很惊异。

“唔，”莫司肯说，“他是一名军人，没错儿；象他那样儿的人如今已不多见。不过我是到这儿来看马的。”

“马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，”丁妮低声说。

高个儿男人对她发出了怀疑的一笑。

“有件事我们得感激福煦，他决不在危难中丢下我们不管。”

德沙特忽然转过脸来：

“说这话有特殊的理由么？”

莫司肯耸耸肩膀，对丁妮抬一抬帽子，便信步走去。

他走后，便是一阵有如笼罩在深渊上的静寂。

“你本来要往哪条路走的？”最后丁妮问。

“你走哪条路我也走哪条路。”

“非常感谢你，先生。拿蒙特街姑妈家作为目的地行么？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你一定会记得她是迈克尔的母亲，她是个可爱的人儿，是个天底下说话最简略不过的女大师——谈起话来就跟踩石磴一样，你不跳就别想跟得上。”

他们过了马路，顺着白金汉宫一边往格罗芬诺广场走去。

“如果你肯原谅我聊天，我想问问，你每趟回国总会发现英国有了变化吧？”

“变化得够厉害。”

“难道你不象俗语说的‘爱你的祖国’吗？”

“她使我有种恐怖的感觉。”

“你可正是那种愿意被人看作比实际上更坏的人吗？”

“不可能。问迈克尔去。”

“迈克尔不会讲人家坏话。”

“迈克尔和一切的天真无邪的人都是脱离现实的。”

“不对，”丁妮说，“迈克尔非常现实，也非常英国化。”

“那正是他自相矛盾的病源。”

“你干吗要贬低英国？过去已经有人干过了。”

“除了对英国人，我从不贬低英国。”

“那还说得过去。但干吗要对我说呢？”

德沙特哈哈笑了。

“因为我理想中的英国就仿佛应该象你这样。”

“受到恭维而且当之无愧。我总算还未发胖也未到中年。”

“我所反对的是，英国还自以为是出人头地哩。”

“实际上不是如此么？”

“是如此，”德沙特惊讶地说，“但是她不必这么想呀。”

丁妮心里想：

年轻女郎说，威尔弗里德兄弟，你太别扭，
你的舌头真正荒谬，
你倒竖蜻蜓实在不雅，
为啥还要试个不休？

她说出的话却比较简单：

“如果英国依然是出人头地，不必这么想，却偏要这么想，那么这似乎就是直觉了。你是不是由于直觉才讨厌莫司肯先生？”她朝他脸上一看，心里想道：“我闯下祸了。”

“我干吗要讨厌他？他无非是寻常那种只知道打猎赛马，麻木不仁，叫我讨厌透顶的人罢了。”

“那并不是真正的理由，”丁妮仍然一边看着他一边思忖着。一张奇特的脸！由于深藏的内心矛盾而怏怏不乐，就好似两股善恶本性经常在互相排斥似的；但他的眼睛仍然有那种叫她浑身发颤的力量，就跟她十六岁那年还留着长发，在芙蕾结婚那日，靠近他身旁站着时一样。

“你当真喜欢在东方国家漫游么？”

“以扫的诅咒落在我身上^①。”

“有朝一日，”她心里想，“我要叫他说明原因。只怕今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她脊梁上来了一阵冷颤。

“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家叔艾德里安。战时他也在东方呆过。如今他在一家博物馆里管理骨头。无论如何，你大概认识黛安娜·弗斯吧。他去年才跟她结的婚。”

“重要人物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”

① 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。雅各骗取了哥哥的长子名份和父亲的祝福，以扫立誓要报仇雪恨，雅各逃往外地。典见《旧约·创世记》第二十七章。

“那我们的接触点只有迈克尔啦。”

“我不认为要通过别人来进行接触。你住在哪儿，谢雷尔小姐？”

丁妮莞尔一笑。

“似乎要我报告简略小传了。从不知哪一个世纪起，舍下就‘座落’在牛津郡的康大福庄园。家父是位退休的将军；我是两个女儿中的一个；独子家兄是个结了婚的军人，就要从苏丹回国来度假了。”

“哦！”德沙特说，脸上又显出了那股阴沉之气。

“我今年二十六岁，没有结婚，也不曾有过子女。我的癖好仿佛就是专为别人办事。为什么有这个癖好，我不知道。到了伦敦，我就在蒙特街的孟特夫人家下榻。我受的是简朴的教养，却有爱好奢侈的天性而没有办法得到满足。我相信我能欣赏一个笑话。现在说你的好吗？”

德沙特笑笑，摇摇头。

“我来说好么？”丁妮说。“你是马利昂爵爷的二少爷；经历过太多的沙场生活；你会写诗；你有漂泊的天性，你自己跟自己作对；最后一项具有唯一的新闻价值。蒙特街到啦；千万进来看看爱姆姑妈。”

“谢谢你——不进去了。明儿你愿意跟我吃中饭再去看场日戏么？”

“愿意。在哪儿？”

“迪莫里厄饭店，一点半。”

他们握手告别，丁妮走进她姑妈家的时候，浑身象触了电似的，不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客厅门外，笑盈盈地领会这种感觉。

第二章

一听到关闭着的门里传出了一阵喧闹声，她唇边的微笑消失了。

“糟糕！”她想，“爱姆姑的寿宴，我简直忘记啦。”

弹钢琴的人停止了演奏，接着是一阵急跑声，一阵抢夺声，一阵椅子在地板上的磨擦声，两声尖锐的嘶叫，一阵静寂，然后钢琴又弹奏了起来。

“在抢椅子！”她边想边轻轻地推开了门。那位婚前名叫黛安娜·弗斯的人，正坐在钢琴前面。戴着彩色纸帽的一个大人和八个小孩，正紧挨着按东西方向顺序摆着的各式各样的八张椅子，其中七个人刚要站起来，另外两个还同坐在一张椅子上。丁妮看见从左到右是：罗纳德·弗斯；一个中国小男孩；阿利森姑最小的孩子，小安妮；希拉里叔叔最小的孩子，汤尼；西莉亚和丁戈（迈克尔已出嫁的姐姐西莉亚·莫里士顿的儿女）；希拉·弗斯；还有坐在同一把椅子上的是艾德里安叔叔和吉特·孟特。她还注意到，戴着一顶紫茄色绝大纸帽的爱姆姑正倚在火炉边微微喘着气，芙蕾正把罗纳德那一头最末的一把椅子抽掉。

“吉特，站起来！你输了。”

吉特赖着不动，艾德里安只好站了起来。

“好，好，小家伙，你现在要和平辈交锋了！下去吧！”

“你们的手别挨着椅背！”芙蕾喊着。“吴芬，不等音乐停不许坐下。丁戈，别那么紧粘着最末一把椅子不动。”

琴声住了。又是一阵抢先呀，拥挤呀，尖叫呀，结果剩下了最小的小安妮，站着没地方坐。

“好吧，亲亲，”丁妮说，“到这儿来打鼓。琴停你也停，对了。再来，看好丁姑姑！”

一次，一次，又一次，最后只剩下希拉，丁戈，吉特三个人。

“吉特会赢的，”丁妮想。

希拉输啦！再拿掉一把椅子！满脸象苏格兰人的丁戈，纸帽落掉露出一头光亮头发的吉特，的笃的笃地绕着最后一把椅子团团走个不停。两人同时坐下；又同时站起来再走，黛安娜故意避开眼光不看他们，芙蕾这会儿站到后边去微微笑着；爱姆姑满脸通红。琴声止住，丁戈又坐了下去；吉特只好站着，脸红红的皱着眉头。

“吉特，”芙蕾的声音说，“玩游戏要玩出风格！”

吉特头一仰，双手猛可地插进裤袋里。

“芙蕾要得！”丁妮心里想。

她身后传来一个声音道：

“你姑姑对小孩子的热爱把我们简直吵昏了头，丁妮。到我书房里静谈一下如何？”

丁妮一回头，看见了劳伦斯·孟特爵士一张瘦削、扭歪着的脸，上唇的小胡髭已经完全白了，头发才开始有点花白。

“我还没有尽到我的那点本份哩，劳伦斯姑夫。”

“该是你学着不必尽这种本份的时候啦。让异教徒胡闹去吧。你下来，我们作一次静静的基督徒谈话。”

“我倒想谈谈威尔弗里德·德沙特的事呢!”这个念头压服了自己欢喜效劳的天性，丁妮于是去了。

“你目前在做什么工作，姑夫?”

“正在休息一会儿。看哈丽特·威尔逊的回忆录——她真是了不得的小娘儿，丁妮。在摄政时期的上流社会中，可以糟蹋的名誉根本不多；她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如果你不知道她的事儿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她相信爱情至上，有过许许多多的情人，其中只有一个才是她心爱的。”

“那么还说她相信爱情至上么?”

“嗯，她是个面软心慈的小娘儿，别人都爱着她呀。她跟那个什么男人都爱的尼农·德·朗克洛之间，可有着天大的不同呐；两位都是活泼生动的人物。这两个人对谈‘贞操’问题该怎么说？这是值得想象的。请坐!”

“劳伦斯姑夫，今天下午我在看福煦雕像的当儿，碰到了您的表弟莫司肯先生。”

“杰克么?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纨绔子弟中的最后代表人物。丁妮，‘翩翩少年’，‘纨绔子弟’，‘风流小生’，‘公子王孙’，‘小白脸’，还有最后一类叫做什么的？——我永远说不上来——这其间可有着霄壤之别呐。近年来的情况简直是每况愈下了。照年龄来说，杰克正属于‘狂蜂浪蝶’的阶段，他的派头却一向是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——百分之百的怀特-麦尔维尔^①典型。你对他的印象如何?”

“识马的专家，斗牌的好手，冷静沉着。”

“卸掉帽子吧，亲亲。我喜欢看你的头发。”

^① 怀特-麦尔维尔(1821—1878)，英国小说家。

丁妮脱下了帽子。

“我还碰见了一个人；迈克尔的男傣相。”

“什么？小德沙特？他又回来了？”劳伦斯爵士的稀疏眉毛向上一扬。

丁妮双颊微微透出一阵红晕。

“对，”她说。

“怪人，丁妮。”

她心里涌起了一种跟她过去所经验过的任何情感都不同的情感。她没法儿把它形容出来，却叫她想起了两星期前送给父亲的一件生日礼物，一个精心仿造的母狐搂抱着四只小狐狸的瓷器摆设。那母狐脸上有种温存而又带着戒备的神情，充分表现了她本人这会儿的情感。

“干嘛说他怪？”

“有一些不便公开的话，丁妮。不过，对你说说不要紧——我心里毫不怀疑，那个年轻人在芙蕾嫁了一两年之后还要跟她乱搞关系来着。也就是从那件事发生以后，他才开始了各处流浪的生活。”

原来他提到以扫就是这个意思么？不对！从他提起芙蕾时脸上的那副表情看来，她不认为是这么回事。

“那可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哇，”她说。

“啊，对的！那是陈年旧话了；不过，人们还听到别的事情呐。俱乐部原是谣言蜚语的大本营。”

丁妮情感中的温存成份减少了，戒备的成份增加了。

“别的什么事情？”

劳伦斯爵士摇摇头。

“我倒挺喜欢那个年轻人；哪怕对你，丁妮，我也不能把我

并不真正知道的事情传给你听。只要一个人过的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，人家拿他造谣就造得没底啦。”他颇为突然地对她望了一眼，但是丁妮的眼睛却非常明澈。

“楼上那个中国小男孩是谁？”

“他父亲曾经当过清朝的官员，因为国内不靖，所以把家眷留在这儿——古怪的小人儿。中国人是很可爱的民族。休伯特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下星期。他们要从意大利坐飞机回来。你知道，吉英飞来飞去的时候可不少。”

他又看了丁妮一眼。“吉英的哥哥哪儿去了？”

“艾伦么？他驻在中国。”

“你姑姑没停没了地怨你不在那儿。”

“亲爱的姑夫，为了爱姆姑，差不多叫我做什么都行；可是，我对他只有姐妹般的情感，祈祷书也反对我呀。”

“我不愿意你结婚，”劳伦斯爵士说，“嫁到什么巴巴利或其他的地方去。”

丁妮心里闪过了一个念头：“劳伦斯姑夫可有点神乎其神的，”她的眼睛却变得比以前更明澈。

“这该死的官场，”他接下去说，“仿佛把我们的三亲六眷都吸收去了。我两个女儿，西莉亚在中国，弗洛拉在印度；你哥哥休伯特在苏丹，你妹妹克莱尔一结婚就走——杰里·科文已经派定了锡兰的差事。我听说查理·莫司肯在开普敦的总督府里任职；希拉里的大儿子要去印度当文官，最小的儿子要加入海军。天晓得，丁妮，在我这片荒野里似乎只剩下你跟杰克·莫司肯这两头塘鹅了。当然还有迈克尔。”

“那么你常常见到莫司肯先生么？姑夫？”

“我们常常在‘柏尔顿’碰头，他也常到咖啡厅来看我；我们在一起打皮克特——只剩下咱们两个啦。那是在不宜打猎的季节里玩的——从这会儿起，我要等到剑桥郡赛过马之后，才会再看见他了。”

“他当真是个非常识马的好手么？”

“是的。任何其他事情，丁妮——他就不识了。他们难得有例外的。马是一种仿佛能封住人的心灵毛孔的畜生。它叫你防不胜防。你不单单要监视马，还得监视每一个跟马有关系的人。小德沙特看起来怎么样？”

“哦，”丁妮说，几乎吃了一惊：“脸色有点苍黄。”

“那是沙土闪光的关系。你要知道他可以算是贝都因人哩，他父亲又是个隐士，所以他也有点遗传。我所知道的他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他尽管干了那桩对不起人的事，迈克尔还是照旧喜欢他。”

“他的诗怎么样？”丁妮问。

“不和谐的作品，他一手毁掉他另一只手拿出来东西。”

“或许他还没有找到他的归宿吧。他那双眼睛相当美，你不觉得么？”

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嘴，敏感而严峻。”

“一个人的眼睛代表内心，嘴只代表了他的经历。”

“嘴跟肚子。”

“他的肚子不大，”丁妮说。“我注意看过的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有只吃三五个枣子和一杯咖啡的习惯。这并不是说阿拉伯人爱喝咖啡——绿茶加薄荷才是他们的嗜好。我的上帝呀！你姑姑来了。我刚才说‘我的上帝’是指绿茶加薄荷说

的。”

孟特夫人已经除去了纸帽，呼吸也正常了。

“亲姑姑，”丁妮说，“我的确把你的生日给忘啦，我什么也没给你带来。”

“那么你就吻吻我吧。我老说，你的吻是最好不过的。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”

“我是进城来给克莱尔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的。”

“你带睡衣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没关系。我借一套给你。你还穿睡衣睡觉么？”

“穿的。”丁妮说。

“好姑娘！我不喜欢女人穿睡衣睡裤——你姑夫也不喜欢。是腰以下那截儿，你知道。你简直就穿不惯——随你怎么试，也没用。迈克尔跟芙蕾要留下来吃晚饭。”

“谢谢你，爱姆姑；我确实想住在这儿。克莱尔要的东西，今天连一半也买不全。”

“我不喜欢克莱尔比你先嫁出去，丁妮。”

“她当然要比我先嫁，姑姑。”

“瞎话！克莱尔是个聪明人——聪明人向例是不早结婚的。我是二十一岁才出嫁的。”

“你瞧，亲爱的。”

“你笑话我哩。我就聪明过一次。你还记得吧，劳伦斯——那只大象的事——我要它坐下，它偏要跪倒。它那四条腿儿都一路儿弯下去，丁妮。我说它一定会跟着弯倒的。”

“爱姆姑！除了这一件事，你也要算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聪明不过的人啦。女人都太始终如一了。”